

传统体育项目的现代教育功能：舞龙运动参与对大学生负责任领导力发展的初步研究

叶茜¹, 赵文作¹, 郑宇萌¹, 向庆龄¹, 康江辉², 黄志剑¹

(1.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2. 武汉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发掘舞龙运动在现代体育教育中所蕴含的价值, 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学校中得到传承与发展。为探寻舞龙运动参与对大学生负责任领导力的关系, 采用调查研究法以社会责任型领导力量表作为调查工具, 运用数理统计法比较负责任领导力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差异性。结果发现参与舞龙运动的大学生在负责任领导力以及各维度上的得分高于未参与舞龙运动的大学生, 且参与舞龙时间越长, 得分越高。得出结论: 参与舞龙运动对于大学生发展负责任领导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关键词: 舞龙运动; 负责任领导力; 传统体育; 教育功能

Modern Educational Value of Traditional Sport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Dragon Dance o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YE Xi¹, ZHAO Wen-zuo¹, ZHENG Yu-meng¹, XIANG Qing-ling¹, KANG Jiang-hui², HUANG Zhi-jian¹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2.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Explore the value of dragon dance in modern physical education,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n b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school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gon dance participa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responsible leadership, the social responsible leadership scale was used as a survey tool, and the difference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mong different participants were compared by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dragon dance scored higher i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nd various dimensions than those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dragon dance, and the longer they participated in dragon dance, the higher their scores were. Conclusion: Participation in dragon dance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esponsibl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Dragon dance; Responsible leadership; Traditional sports; Educational function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2020年9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了文化自信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及发展的重要性^[1]; 同年10月15日, 新的学校体育工作政策文件^[2]中提出要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体育中占据更为重要的角色。舞龙舞狮运动在中华文化中具有深

收稿日期: 2021-09-23

基金项目: 个体健康概念认知与锻炼行为关系研究(19ZD009)。

作者简介: 叶茜, 女,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心理。E-mail: 778769284@qq.com。通信作者: 黄志剑, 男,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运动心理。E-mail: psychlab@qq.com。

远的历史传承意义以及丰富的艺术价值^[3],同时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传承下来的艺术珍宝,在新时代也有着特殊的文化符号意义和精神内涵价值^[4]。舞龙运动作为一项集体性项目,责任与领导是舞龙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要素。研究舞龙运动对于大学生负责人领导力的影响关系,既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对体育教育价值的实现与传承具有促进作用。

1.2 舞龙运动的教育价值

随着数千年来的凝聚与积淀,龙文化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影响力,对长久以来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5]。龙不仅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团结力的精神内涵的文化象征,是中华民族团结合力做出贡献的带头人^[6]。舞龙运动作为一项集体运动项目,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共同进步的象征^[7],对于我国民族文化和品格具有良好的教化功能^[8]。

体教融合工作中指出,学生要在学校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9]。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运动项目大多来自西方,舞龙舞狮等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与其深厚的文化、教育价值存在巨大的矛盾。因此理应从舞龙运动中发掘其现代教育功能。大学是舞龙舞狮运动传承与发扬的主阵地,大学生是传承舞龙舞狮运动的主力军,舞龙舞狮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因此在高校开展舞龙舞狮运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10]。

1.3 负责任领导力概念阐述

负责任领导力(Responsible Leadership)这一概念由Hellison等人在“通过体育活动教授个人和社会责任”项目中提出。该项目是一个以责任为基础的青少年领导力计划^[11-13]。Hellison等人认为发展领导力最主要的是培养责任感,并将责任划分成3个维度:态度(责任感)、能力(帮助他人的能力)和效能感(知道自己可以做出改变)。负责任领导力是通过七个核心价值观发展起来的,这些核心价值观相互协作,代表了学生的知识和能力(HERI,1996)。这些价值观在个人层面(自我意识、一致性和承诺)、团体层面(合作、共同目标和文明争议)和社会层面(公民意识)都发挥作用。集体而言,它们有助于实现第八个领导价值,即为共同利益而改变^[14]。Benard对负责任领导力的培养提供了以下建议:(1)提高社交能力;(2)强调积极发展的价值观念,特别是产生对他人福利的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念;(3)高度重视帮助他人的机会。该模式试图打破传统的领导力发展模式,以道德意愿

和服务他人为基础^[15]。翁文艳教授提到,在现代社会中,领导力不是指一种职权,也不是传统观念上的领导别人、指挥别人,更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一种对于个人价值观、人格以及综合能力等因素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6]。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负责任领导力强调责任意识,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表现力和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力,表现出责任、同情、服务他人。这种领导方式要求我们用积极的服务他人来取代自我放纵的冲动^[17]。

1.4 体育运动与舞龙运动的负责任领导力

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得出在青少年积极发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理论框架下个体体育参与与领导力呈正相关的关系^[18]。在体育活动中,学生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领导和被领导的身份角色,并通过实践体验来培养其团队精神、责任意识来提高自身领导力水平^[19]。将负责人领导力引入到体育活动中能帮助大学生承担更多的责任^[20]。

舞龙运动,渗透了龙文化的精神内涵。从身体力行的角度,为参与者提供了将龙的精神外化展现为体育运动的具体手段。从形式上看,舞龙运动离不开团队的力量,需要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集体合力共同完成^[21],特别强调责任与领导意识,是一项需要队员之间配合度极高的集体运动项目。在练习舞龙的过程中,从入门到精通始终贯彻着两个关键要素:责任与领导。每名队员虽然是个体,但更多的属于团队,每名队员需要对团队负责,这是责任;练习舞龙的过程中需要培养目标一致、追求合作、以礼相争等精神品质,这是领导力。舞龙运动可以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身体教育工具,能够帮助大学生在生活中学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将这些责任转移到生活的其他方面^[22]。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设

本文将舞龙项目作为一种领导力培养的重要工具,研究是否参加舞龙运动对大学生在负责任领导力表现上的差异。具体主要检验假设:

(1)在负责任领导力水平层面上,参与舞龙运动的大学生要优于未参与舞龙运动的大学生。

(2)大学生参与舞龙运动的时间与其负责任领导力水平成正相关。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参与者为某综合性大学体育学院全日制学生共137人,参与者主要信息见表1。

表1 研究参与者主要信息

分组	性别		年级			舞龙时间			总数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及以上	1年及以下	1至2年	2年及以上	
舞龙组	29	43	23	21	28	33	20	22	72
非舞龙组	25	40	35	22	8	0	0	0	65

根据舞龙运动参与程度分为两组：一组为参与舞龙组，他们是该大学体育学院龙狮团学生共72人（男生29人，女生43人），他们系统地参与了舞龙训练（最长参与时间为5年，最短参与时间为0.5年，平均参与时间为1.7年）；另一组为非参与舞龙组，他们是随机抽取的该大学体育学院非龙狮团学生共65人（男生25人，女生40人），他们没有系统地参与舞龙训练。两组参与者总体上的区别在于是否系统的参与舞龙训练。

2.3 研究方法

1) 调查研究法

本研究采用社会责任型领导力量表^[23]（the Soci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 Scale---Revised Version Two，本文简称SRLS-R2）作为调查工具，8个维度分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在0.740—0.845之间，总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960，均达到0.7的基本标准，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内部一致性，在效度方面，选取AMOS 1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作为拟合优度评价指标的重要指数CFI为0.90，达到了0.90的良好标准，说明本量表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从而得出该量表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4]。该量表是由68个题项组成的，基于领导力发展的社会改变模型开发，评估8个维度得分分别是自我认知、一致性、合作、承诺、改变、以礼相争、共同目标和公民责任，采用李克特式量表5点进行分值计算。

2) 数理统计法

本文选取软件SPSS 23.0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描述性

分析比较领导力量表中各个维度的平均分，并得出负责任领导力各个维度的分值。因为方差齐性无法满足T检验的要求，因此本研究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来判断负责任领导力在不同个体间存在的差异性，使实验结果可以量化，保证实验结果的科学性。

3 研究结果

3.1 舞龙运动与负责任领导力

通过对SRLS-R2的描述性分析，两组参与者的得分存在差异。结果显示，舞龙组的大学生在SRLS-R2得分为3.883，非舞龙组的大学生SRLS-R2得分为3.706，如表2。舞龙组和非舞龙组在负责任领导力8个维度上的得分依次为：自我认知（3.658、3.616）、一致性（3.931、3.740）、承诺（4.014、3.866）、合作（3.974、3.785）、共同目标（4.178、3.918）、以礼相争（3.713、3.547）、公民责任（3.931、3.706）、改变（3.790、3.595），舞龙组在负责任领导力8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非舞龙组。

通过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即舞龙组和非舞龙组）的大学生在SRLS-R2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由表2可见，两组参与者在领导力总分上的P值为0.01，即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p<0.05$ ）。两组参与者在自我认知这一维度的得分上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p>0.05$ ），但是在一致性、承诺、合作、共同目标、以礼相争、公民责任、改变共7个维度和领导力总分上均达到了显著或非常显著的差异（ $p<0.05$ ）。

表2 是否参与舞龙在负责任的领导力及各维度上得分的差异

		自我认知	一致性	承诺	合作	共同目标	以礼相争	公民责任	改变	领导力
舞龙组	M	3.658	3.931	4.014	3.974	4.178	3.713	3.931	3.790	3.883
N=72	SD	0.392	0.386	0.430	0.393	0.396	0.355	0.433	0.370	0.323
非舞龙组	M	3.616	3.740	3.866	3.785	3.918	3.547	3.706	3.595	3.706
N=65	SD	0.505	0.567	0.492	0.519	0.551	0.417	0.442	0.414	0.428
均值差		0.042	0.190	0.148	0.190	0.260	0.166	0.225	0.195	0.177
秩和检验（Z值）		0.399	4.038	4.179	4.467	10.633	6.353	8.394	9.821	6.615
P值		0.582	0.044*	0.041*	0.035*	0.001***	0.012*	0.004**	0.002**	0.010*

注：* $p<0.05$ ，** $p<0.01$ ，*** $p<0.001$ 。

3.2 参与舞龙运动时间与负责任领导力

通过分析参与舞龙组大学生在社会责任型领导力量

表的得分来检验由于参与舞龙的时间不同,大学生在负责任领导力水平上的差异,见表3。

表3 参与舞龙不同时间的大学生在 SRLS-R2 得分上的差异

		自我认知	一致性	承诺	合作	共同目标	以礼相争	公民责任	改变	领导力
1 年以下	M	3.657	3.792	3.899	3.895	4.128	3.662	3.874	3.679	3.811
N=33	SD	0.430	0.440	0.473	0.407	0.350	0.337	0.377	0.375	0.320
1 至 2 年	M	3.512	3.965	4.033	3.897	4.085	3.660	3.871	3.775	3.831
N=20	SD	0.505	0.567	0.492	0.519	0.551	0.417	0.442	0.414	0.428
2 年以上	M	3.789	4.046	4.152	4.127	4.309	3.828	4.076	3.932	4.016
N=22	SD	0.438	0.364	0.408	0.412	0.376	0.418	0.365	0.363	0.339
P 值		0.182	0.089	0.121	0.035*	0.210	0.203	0.168	0.024*	0.037*

注: * $p<0.05$, ** $p<0.01$, *** $p<0.001$ 。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结果表明,在6个维度(自我认知、一致性、承诺、共同目标、以礼相争和公民责任)上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但在合作和改变两个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负责任领导力在不同舞龙时间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参与舞龙1年以下的学生得分为3.811、参与舞龙运动1至2

年的学生得分为3.831、参与舞龙2年以上的学生得分为3.789,呈现出负责任领导力得分随参与舞龙运动时间的增加而递增的趋势。

描述性分析显示,参与舞龙训练不同时间的大学生在负责的领导能力得分上存在差异。参与舞龙不同时间的大学生在 SRLS-R2 得分均值对比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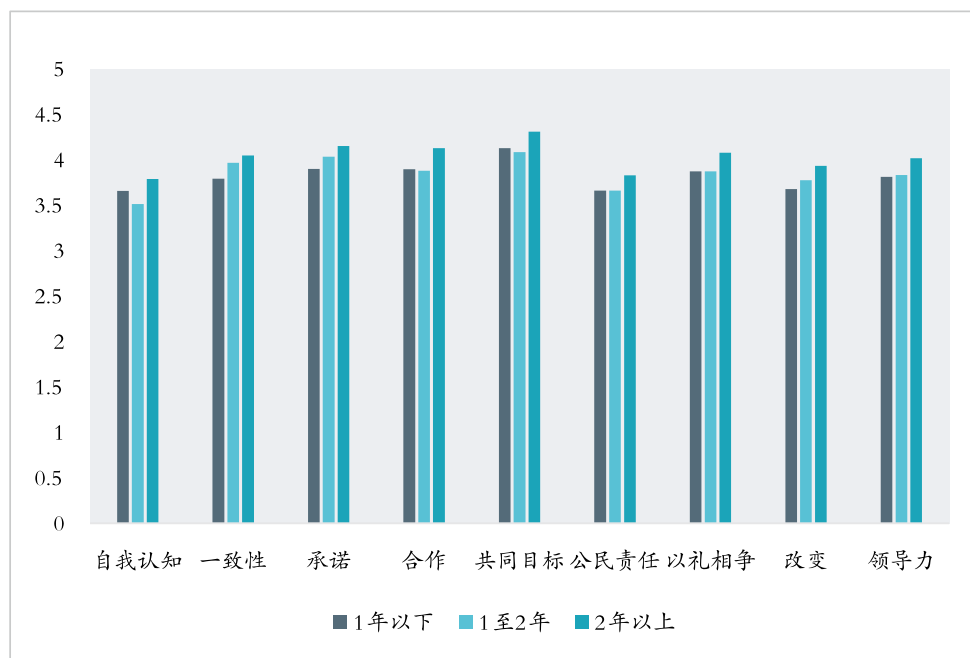


图1 参与舞龙不同时间的大学生在 SRLS-R2 得分对比图

研究显示舞龙时间在2年以上的学生在领导力及各个维度得分均得分最高。从负责任领导力及一致性、承诺、合作和改变这四个维度来看,领导力得分随舞龙时间呈现出正向相关关系。除自我认知维度上,参与舞龙2年的学生比舞龙1年的学生得分较低,其余维度的得分均保持持平或较高。

4 讨论

在负责任领导力总分上,舞龙组和非舞龙组均达到显著性差异,在舞龙组内部进行比较,不同参与时间者的领导力总分也达到显著性差异。在负责任领导力的8个分维度上显示出三种不同的结果。

首先,在合作和改变2个维度上,舞龙组和非舞龙

组达到显著性差异,同时对舞龙组进行组内比较,不同参与时间上也达到显著性差异。

合作需要团队确立共同目标并以此为方向进行努力,并包容差异、分享权力、共同承担责任与义务、激发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以获得团队的成功。作为一个团队性运动,舞龙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合作精神^[25],提升负责任领导力。

改变是负责任领导力的一项关键能力,意味着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环境和情况,同时保持团队的核心职能。舞龙运动在这一方面同样表现出特别的优势,将不同个性分明的队员糅合成一个整体,每名队员为了彼此去做出适当的改变就至关重要。

其次,在承诺、承诺、共同目标、以礼相争和公民责任等5个维度上,舞龙组和非舞龙组都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但对舞龙组进行组内比较时发现两组在不同参与时间上未达到显著性差异。

一致性要求个体能够对自身的价值观、信念、态度和情绪进行识别,并建立忠诚、诚信、正直等基本自我价值体系,同时根据这些价值观、信念、态度和情绪作出一致的行为。舞龙运动要求言、行一致:言一致即目标、任务、口令等保持一致,不可特立独行;行一致即任务、动作、路线等保持一致,不可另辟蹊径。每名队员的力量共同组成团队的力量,达到最佳的合力,这也是领导力发展的重点。

承诺强调个体具备充分的激情及精力,同时必须具备朝着明确的目标全身心进行投入的努力。舞龙运动中强调执行力,执行自己以及团队的任务,要求队员全身心的投入,并坚持不懈的追求更好的结果。舞龙运动需要个体具备强大的精神动力,且将个人的动力聚集于团队任务的实施之中,这就是负责任领导力中要求的承诺。

共同目标维度表明一个具有高度信任感的团队有赖于共同目标的建立,以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工作。确立共同的目标是舞龙运动核心要求,个体之间无法独立进行。在舞龙运动过程中,学习每个动作,完成每个套路,是每名队员共同的目标,只有目标达成一致,方能行之有效。舞龙运动要求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目标、价值观和愿景,并共同承担责任。

一个团队内很容易出现分歧,这种分歧必须公开表达,但要有礼貌。礼貌意味着尊重他人,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在批评他人的观点和行为时保持克制。只有以礼相争并在探讨中提供相应的问题解决方案才能使得团队取得成功。在如何处理争执这个问题上舞龙队员们表现出特别的优势,他们学会了和平的处理矛盾。

公民责任要求个体作为公民对自身所在的社区负有

一定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感或公民责任感能促使个体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活动,关心社区的人和事。舞龙运动同样强调个体对于团队的责任,这种责任更加密切。每名队员必须投身于团队的工作中,并积极做出自己的贡献,将个人的能力融入服务团队、帮助队员的工作中,才能使得团队取得良性发展。

最后,在自我认知维度上组间与组内比较均未达到显著性差异。舞龙运动对于负责任领导力的发展在这一维度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影响力。在舞龙运动中强调团队永远大于个体,必须以团队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忽视了个体的自我,重视团队的成长而忽视了个体的自我认知与反思。舞龙过程中个人展示较少,大多是与其它队员的配合,个人的能力与表现融入到了整体之中。因此在舞龙运动应当增加自我认知的教育,帮助大学生学会自我察觉和自我反省,提升负责任领导力这一基本素养。

综上所述,舞龙运动所体现和追求的价值观非常契合负责任领导力中8个维度所追求的价值观。舞龙运动作为一项集体项目,追求团队建设和队员间的密切合作,教会队员去承担责任和建立目标,帮助队员和平解决争执和做出最优改变。负责任领导力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舞龙运动这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所蕴含教育价值来实现现代教育的价值目标,培养学生学会做一个团队的引领者,潜移默化的提升个人的负责任领导力。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舞龙和未参与舞龙的大学生在负责任领导力上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这意味着参与舞龙运动的大学生在负责任领导力以及各维度上的得分高于未参与舞龙运动的大学生,且在参与舞龙时间方面,参与时间较长的同学负责任领导力得分也高于参与舞龙时间短的大学生。因而可以得到结论:舞龙运动对于大学生负责任领导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5.2 建议

本研究虽然已控制两组参与者的变量,但是样本数量以及研究范围存在不足,同时缺乏对参与者的纵向取样。另一方面,目前有关领导力发展实证研究大多是采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关于领导力发展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所采用的负责任领导力概念和测量工具同样受限于此。今后可增加纵向设计的研究,以进一步从干预方式和时间发展角度考察舞龙运动参与对大学生负责任领导力的影响。同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

更多的体育项目,尤其应着眼于传统体育项目着手来探讨传统体育运动参与对于大学生负责任领导力的影响。加快领导力在我国的实证研究,建设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领导力发展课程,建设科学化、本土化的领导力概念和评价指标。重视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并将舞龙运动引入负责任领导力的教学课程中,为了形成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可以将传统体育的教学、训练、竞赛活动融入学校体育中,从而发挥出传统体育的更大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EB/OL]. [2021-02-10]. http://china.cnr.cn/yaowen/20200924/t20200924_525273828.shtml. 2020-09-28.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EB/OL]. [2020-10-15].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10/16/c_139445097.htm.
- [3] 段全伟. 中国龙狮运动的历史文化探源及其国际传播[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6(5): 109-111.
- [4] 郑连聪. 探析龙狮运动的文化内蕴[J]. 新闻爱好者, 2012(5): 77-78.
- [5] 钱其琛. 开掘研究龙文化精神内涵[J]. 东方艺术, 2000(3): 4-5.
- [6] 张继生, 雷军蓉. 舞龙运动发展与前瞻[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3(5): 605-606+623.
- [7] 毛迪, 王智慧, 洪晓波. 舞龙运动: 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与价值认同[J]. 体育与科学, 2012, 33(2): 29-32.
- [8] 焦英奇, 刘良超. 民族图腾与国家象征: 龙狮运动的文化价值与仪式认同[J]. 体育与科学, 2014, 35(1): 104-107.
- [9] 中央深改委第十三次会议.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EB/OL]. [2020-9-21]. <http://www.people.com.cn/n1/2020/0428/c32306-31691864.html>. 2020-04-27.
- [10] 高亮, 麻晨俊, 孙宇, 等. 舞龙舞狮在我国普通高校开展的可行性研究[J]. 体育与科学, 2012, 33(4): 109-115.
- [11] Hellison D. Beyond Balls and Bats: Alienated (And Other) Youth in the Gym[J]. Delinquent Rehabilitation, 1978.
- [12] Hellison D R. Goals and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M]. 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 Inc., Box 5076T, Champaign, IL 61820, 1985.
- [13] Hastie P A, Buchanan A M.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through sport education: Prospects of a coalition[J].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2000, 71(1): 25-35.
- [14] Dugan J P, Komives S R. Influences on College Students' Capacities for Soci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10, 51(5): 525-549.
- [15] Benard B. Western Center for Drug-Free Schools and Communities[J]. The Case for Peers, 1990.
- [16] 翁文艳. 学生领导力培养的几个基本问题[J]. 领导科学, 2012(14): 25-27.
- [17] Coles R. Lives of moral leadership: Men and women who have made a difference[M]. Random House, 2010.
- [18] 赵红梅. 当代美国女子高校的领导力教育[D].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 [19]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 Social Change Model of Leadership Development: Guidebook Version III[M]. College Park, MD: National Clearinghouse for Leadership Programs, 1996.
- [20] 张继生, 雷军蓉. 舞龙运动发展与前瞻[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3(5): 605-606+623.
- [21] 钱其琛. 开掘研究龙文化精神内涵[J]. 东方艺术, 2000(3): 4-5.
- [22] Coles R. Lives of moral leadership: Men and women who have made a difference[M]. Random House, 2010.
- [23] Dugan J P. Explorations using the social change mode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mong college men and women[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06, 47(2): 217-225.
- [24] 陶思亮. 中国大学生领导力发展与教育模型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 [25] 毛迪. 舞龙运动: 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与价值认同[J]. 体育与科学, 2012(2): 29-32.